



李东华《焰火》：

动人心弦的心灵成长之歌

□ 束沛德

作为一个守望者，20多个春秋，我见证了李东华从涉足儿童文苑到成为当今儿童文学队伍中坚力量的奋进历程，也满怀喜悦地看到她在儿童文学上空创作、评论比翼双飞、自由翱翔的矫健姿影。她的新作《焰火》是写少年心灵成长的。从中我高兴地窥见作者的成长，精神的成长，心灵的成长，笔力的成长，窥见她思想、艺术上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从《焰火》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和淬炼，李东华巧妙构思的匠心、剪裁素材的本领、编织故事的功夫、驾驭文字的能力，都明显大幅提升了。我对她在艺术上的探索创新、不懈追求，不能不由衷地赞赏、感佩。

《焰火》的文字、辞藻并不花哨，但纯净清澈，富有温度、色彩和诗意，行云流水般地描述了14岁的少男少女心灵成长的故事。

以情感人是文学的特征和功能，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李东华讲究文学品质、审美价值，紧紧把握以情感人，把功夫用在让读者感动上。《焰火》之所以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在于它以优美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不同境遇、



个性的少女艾米和哈娜丰富、微妙的感情世界，在于它生动揭示了哈娜的美和善在艾米内心深处掀起的波澜。《焰火》的故事情节并非一波三折、起伏跌宕，但它把一个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讲得生动、精致、合情合理、有说服力，让读者相信，如同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作者善于运用设置悬念的艺

术表现手法，让读者对作品中的人物境遇命运产生关切之情，引人入胜，富有艺术吸引力。艾米渴望听到来自对面楼上的钢琴声，那清瘦、忧郁、光头的弹琴少年，原来就是那漂亮的、披着长长的亚麻色头发、让她惊讶和嫉妒的哈娜。在困难时刻伸出援手，借给她急需的120块学费的，也是这个哈娜。这一切似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故事编织得天衣无缝，让你不得不信服生活的真实力量。哈娜的病情、身世，是又一个令人关注的悬念，随着情节的发展，悬念一个又一个地解开，读者为哈娜的遭际、命运而深深感动。

作者着力开掘、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勇于探索少女心灵的奥秘和成长历程。天生丽质、多才多艺、引人注目的哈娜的出现，给“不漂亮的极为平常的”艾米的生活、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哈娜就是一块天外飞来的陨石，不偏不倚，正好砸在我的头上。”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我”——主人公艾米的内心独白揭示自己的感情世界，哈娜成了艾米的一面镜子，与哈娜两相对照，把艾米的羡慕、嫉妒、烦恼、失落、懊悔、自责的微妙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哈娜会弹钢琴，“我

的脸上一如既往地云淡风轻，我的心却被蜜蜂蛰了一下”。当艾米得知病中的哈娜收留了自己的小黄狗时，不禁气愤地自责：“我变成了一个坏人。一个告密的人，一个遗弃了小黄狗的人，一个被嫉妒的火焰焚烧得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出尖叫的人。”她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袒露自己的内心活动：“我找不到我了。”哈娜两个字是巨大的存在，天空一样的无边无际，我像只可怜的可悲从体积上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鸟，无论如何都飞不出她的边界；她像洪水一样扫荡一切，凡她流经的地方，都必将留下她的痕迹。”从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艾米的成长。她的自尊、要强、不服输，逐渐被哈娜纯净、美好的品行征服了，对哈娜的向上向善向美，不能不由衷感佩，真是“你瞬间的闪耀，是点亮我一生的光”。

设置悬念，内心独白，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艺术表现手法，但李东华把它们运用得丝丝入扣，恰到好处，从而得以充分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强有力地吸引读者。《焰火》是一本精粹的、别具特色、不同凡响的成长小说，具有拨动人心弦的力量，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心灵成长之歌。

向光生长

□ 汤锐

李东华的《焰火》将校园成长小说的探索向前提升了一步。在生活中，有一些事物是属于全年龄段的，一些不成熟的心理现象往往发轫于年少时期，如《焰火》所描写和揭示的，成绩优秀的学生之间某种微妙的心理现象，及其带来的影响一生的成长心路历程。

小说的主人公艾米是一个学霸型中学生，在另一个主人公哈娜出现之前，她的自我是完整的，这个由多年高居于考试成绩排行榜前列的经历塑造出来的完美自我，突然在哈娜到来那一天猝不及防地崩塌了。“她的出现仿佛就是让我看到自己的丑、笨拙、贫穷、五音不全。她让我快乐。她的存在是对我的一个嘲讽。”于是，艾米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嫉妒。

嫉妒，是人在面对优秀他者时无处安放的焦虑、无法坦然接纳自己的不够完美。嫉妒是人性之常，它的温床不分年龄段，甚至更容易滋生于优势群体之中，它是竞争生存模式的伴生物，体现了人性的脆弱和不成熟，而它所蕴藏的隐秘破坏力量是双向的。艾米这个形象很有代表性，她在十几年的生命历程中一直是学业上的强者，人格尚未成熟但自视甚高，本能地将身边的他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征服者，一类是挑战者。艾米在哈娜面前的自我价值感坍塌，正是因人格尚不成熟而放大了脆弱。

艾米幡然醒悟的契机是因为窥见了完美的哈娜实际上的不完美。其实，意识到“人无完人”只是一般人获得心理平衡的最常见途径，而能够升华至对生命的悲悯，则需要更大的格局。《焰火》最可宝贵的就在这里，作者写出艾米所受到的灵魂震撼，并非仅仅是看到哈娜的不完美，而是意识到一个人拥有如此坎坷不幸之命运却仍然能够坦然关爱和照顾他人，因而被一种自己从未企及过的人格魅力所震慑，而这正是哈娜向艾米揭秘的高贵与卑微的分野。

哈娜无疑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形象，一个从外表到灵魂都纯洁、美丽，像天使一样的人物，无论生活给她什么样的磨难，都污染不了她赤子一般的、单纯、善意、坦荡、宽容的灵魂。作家虽然也着力描写了这个天使极度现实的一面：坎坷的身世、不治之症、死亡的告别，这些描写让这个人物有了一些烟火气，但同时又进一步放大了人物的悲悯色彩。哈娜如太阳般的存在，让主人公灵魂深处的“小”无处遁形，又像一个“渡人者”，将主人公从纠结不休的争名逐利中渡向悲悯的彼岸。

小说的尾声部分，已经看出作者将哈娜这个人物赋予了一种象征的含义，一个几乎带有形而上意味的存在。当几个少年长大之后，只因为在年少时光里曾经被一个短暂而美丽的天使震撼过、照亮过，曾经沧海，曾经见过的云上焰火，成为生命中不断追问、不断追寻的光源。

李东华用一支犀利的笔剖开了青春期少年成长的一方奥秘，揭秘少年的另类自我认知与成长之痛，这种蜕变的发生也许越早越好。如何学会欣赏优秀的他者，如何在欣赏的同时正确接纳和安放自我，学会从优秀的他者那里获得自我提升的力量和喜悦，这是每个少年健康地走上社会并成为一个真正有内心力量支撑的强者的必经之路。

短评

让真实的阳光和温暖浸润儿童文学

——评谢华良的《陈土豆的红灯笼》

□ 贺绍俊

谢华良的《陈土豆的红灯笼》是写给少年儿童们看的，但我这个老头儿也被它深深地打动了。打动我的显然不是因为它有十足的儿童文学味道，而是因为它在儿童文学之中加进了真实的社会现实内容。或者说，谢华良是一名高级的厨师，他能够将真实的社会现实内容加工成儿童文学的味道，这道美味不仅会打动我，也一定会让少年儿童读者久久不能忘怀。

小说的社会现实内容是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留守现象。农村留守问题尤其是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但在这个关键时期他们却缺少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心理发展异常。人们对农村留守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本来像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应该是成人的事情，也应该在写给成人看的小说中加以反映，相对来说，儿童文学比较单纯，不太适合反映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谢华良却把农村留守现象写进了儿童文学作品中，他一定是意识到，儿童文学不能仅仅给少年儿童提供美丽的童话，也要把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事情讲给少年儿童们听。谢华良的写作体现出一种良好的儿童文学观，这种儿童文学观强调了儿童与现实的关系，儿童文学应该给儿童提供一个逐步了解和认识现实的渠道。说到底，这就

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儿童文学同样需要现实主义精神来拓展叙述空间，提升思想内涵。

谢华良把孩子们带到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一点也不比美丽的童话世界乏味。也就是说，谢华良是以儿童文学的方式来呈现真实的社会现实内容的，他对真实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有效的审美对象化。谢华良选取了一位农村留守儿童，他叫陈土豆，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的父母带着他的妹妹进城打工去了。一个15岁的男孩独自一人，既要上学，还要料理家务已经够不容易了，父母又把他妹妹送回家让他照顾。后来父亲因为工地拖欠工资逃跑了，母亲则因在城市生活无着落而急病了。家庭接踵而来的困难就像一座座大山向陈土豆压来，但这一切都没有压倒陈土豆这个15岁的男孩子。他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好妹妹，还当起了妹妹的老师，教她认字识数。他不仅精心照顾疯了的妈妈，还进城将生病的爸爸接回家。总之，陈土豆用他稚嫩的肩膀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成了家庭的主心骨。陈土豆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他诚实、乐观、懂礼貌、有主意，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些著名童话中可爱形象的影子。这正是作者谢华良的智慧，他以童话经典的范式来裁剪真实的现实，从而使小说中所讲述的真实故事具有童话的味道，这样的味道太合那些儿童读者的胃口了！比方说，小说中专门为陈土豆安排

了一个亲密的伙伴——三愣爷家的毛驴，他与毛驴的关系既像两兄弟，也像一对相声演员，他们配合默契，为生活增添了意外的惊喜和幽默。这不就是最地道的儿童文学味道吗？谢华良的写作说明了，儿童文学虽然不适合反映复杂的社会问题，但如果作者按儿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同样能写出吸引人的故事，孩子们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作品去认识真实的社会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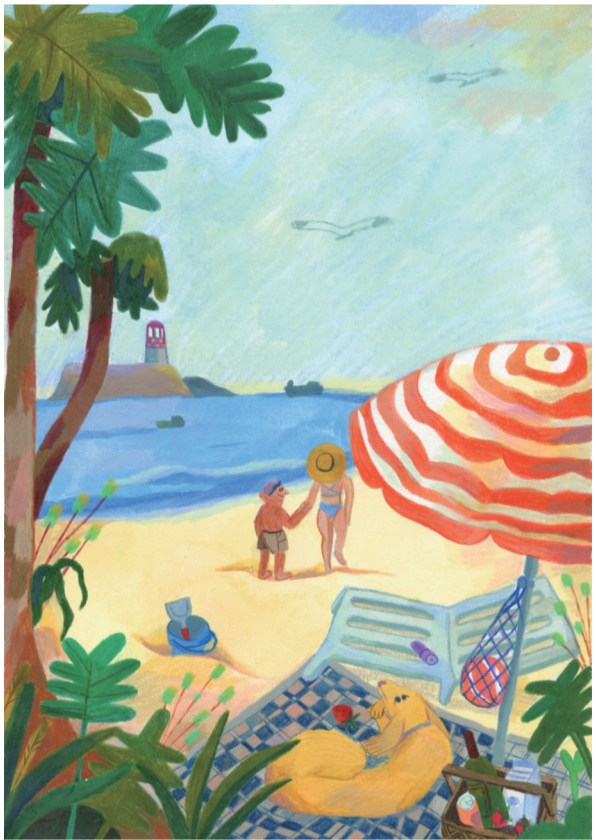
陈土豆是一位小小的英雄，村里人个个都喜欢他、赞美他。陈土豆并非有什么神奇的本领或超凡的能力，他所做的事情我们每一个15岁的孩子几乎都能做得到，因为他做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这样的小事都体现出陈土豆的一颗善良之心。比方他看到三愣爷要杀毛驴，赶紧上前劝阻，三愣爷生气地说毛驴糟蹋了他的秧苗就该杀掉，陈土豆马上说他愿意代替毛驴赔偿三愣爷的损失。就这样，他挽救了毛驴的性命。陈土豆真是一个好孩子，因为他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先替别人着想。好孩子是会感动别人的。比如张豆腐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连他的女儿张春妮都跟他决裂了，即使这样，张豆腐求陈土豆帮忙的时候，陈土豆仍然答应了。陈土豆的行为最终感动了张豆腐，他不仅反省了自己以前所做的错事，还学着要为陈土豆做好事。他看见陈土豆家里缺柴火，就把自己的柴火搬到陈土豆家的院子里。当陈土豆夸他也是好

人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面对你这样的好孩子，谁也没办法不好！”张豆腐说的这句大白话其实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它说明一个人的好行为是会传染的。这句大白话可以说也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

儿童文学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孩子们树立积极正面的人物标杆，让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起英雄主义精神。陈土豆这样的小英雄更值得向孩子们推荐，因为他的所言所行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陈土豆的红灯笼》是以农村留守现象为题材的，但作者并没有在留守现象的社会问题上做文章，而是从留守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会给儿童的心理成长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入手来构思小说。从这个角度看，留守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比如日本电影《无人知晓》，也是以一位十几岁的男孩子为主角，这个男孩子和他的三个弟弟妹妹被父母抛弃在家里，他们艰难的生活却无人知晓。这部电影揭示了留守对孩子心理带来的巨大伤害，其基调是凄惨的。但谢华良并不想从这样的角度去写留守，他要告诉孩子们的是，当你处在留守的生活状态时，你要学会去克服困难。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个前提：我们的社会十分关注农村留守现象，正在一步步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谢华良所选择的视角就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小

插图欣赏



《海边童话 迷路海水浴场》张炜著 赵喻非绘

儿童文学评论 第462期

《焰火》是一部难得一见的青春心理小说。作者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把一部常见的青春故事演绎成了一部有高度、有深度、有韵味、有新意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很久以来，儿童文学一直在“故事”的层面上徘徊，孩子们是喜欢听故事的，故事几乎是童年的伴生物。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并不能因此为由，忽视甚至替代作家的艺术追求和创作高雅文学的艺术取向。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才是“为了儿童的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李东华的《焰火》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小说表面看来是写一个有着一头亚麻色头发的外来女孩哈娜，实际上，主要内容不是写两个女孩儿之间的勾心斗角、争风吃醋，而是一部深刻的、精心构建、精心打造的青春心理长篇。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我”和哈娜形象的塑造上，作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艺术手法：一实一虚、一远一近、一工笔一写意，而且远近照应，虚实结合，把“我”的心灵交响曲演绎得起伏跌宕、错落有致。特别是对处于青春期的少女心理刻画得真实细腻、微妙精准、入木三分。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以童年追忆、自述的口吻，自我剖析微妙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波澜，既坦诚实泄，一览无余，又精微真切，鞭辟入里。“我”学习努力，成绩好，又是语文课代表，原本日子如水，心如明镜，但某一天，漂亮的、多才多艺且生活优越、自带光芒的哈娜来了，她给“我”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心灵冲击，而是一场风暴、一场灾难，她不止是“我”的对手，还是深深扎进“我”心里、溶进我的血液里、让我终生不得安宁的“死敌”。只是到这里，这戏份已经很足了，但作者尚不满足于此，还设计了一个更狠的情节：哈娜来了，父母走了。作者有意把矛盾推向极致，形势越来越向两极发展，“我”的处境越走越低，哈娜更加高而贵，作者用推波助澜、水涨船高的艺术手法，给塑造人物性格提供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平台，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生动故事。

作者艺术上的老到，不只表现在写故事上，主要还在心理描写上。李东华用了大量的篇幅和笔墨写女孩的心理，一般来说，儿童文学中对于心理描写是很谨慎的，很多作家采取的态度是能不写尽量不写，能少写尽量不多写，因为孩子是没有耐心读完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的。为什么《焰火》不但能让人看下去、让人走进来，同时还能被深深打动呢？我认为作者很好地把握了两个关键词：真情与诗意。

为什么作为主人公的“我”有那么多小心思、小手段，不但令人讨厌，反而让人觉得可爱，很能打动人心？就因为真实。作品呈现的人物心理脉络非常清晰，女孩的心理微妙而复杂，这些心理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情闲绪，它合情合理，水到渠成，不夸张、不突兀、不造作，此情此景中，这个女孩子的心思就该这样。比如，为了“打压”哈娜，“我”使出一些小手段，在那种情绪蓄积酝酿得很足的情况下，“我”就该这么做，就该不告诉她在那个校门口集合，该不该告诉她背诵老师要提问的那篇课文，就是想让她出丑，她不出丑，不足以消我心中之块垒。在这部作品中，情感与故事是相互交融，互动互补的。是故事带动了情感，也是情感推动了故事。

其次是“诗意”。李东华是作家、评论家，更是诗人，早年她写过很多诗歌。她把在诗歌创作上的艺术修炼自然地带入这部长篇的创作中，她的文字表现力非常强，叙述、描写、比喻、抒情都很精准贴切，生动形象。比如，她写“在哈娜进来之前，教室像一只蹲在雨地里的大狗，疲惫、慵懒、浑身湿答答、水淋淋”，她写花凋落：“哈娜来的时候校园里的八仙花正开始凋落……那一天，我望着它的花瓣露出的颓败的底子，被雨水浸泡过，像揉皱的手纸一样。脏污，憔悴。我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眼神看向它——怒气冲冲，指责的，厌恶的”。她的描写更是生动，比如，对于哈娜外形的描写，教室里需要开着灯，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我确信哈娜的眼睛改变了这一切。当她黑黑的眸子这么轻轻一扫，那比溪水还要纯净的眼神，仿佛一下子洗净了这个昏黄的世界，你想到微风，流云，蔷薇的香气，灿烂的空空。你忘记了那绵延不绝的秋天的雨水，以及雨水相关的一切：泥泞的土路，散发着橡胶臭气的劣质雨鞋，连雨鞋都穿不起的脚裹在湿透的布鞋里，每走一步都‘咕嗒’‘咕嗒’地冒泥泡”。语言的诗意与张力让文字有了节奏、有了色彩，有了生命力，灵动而美丽。

如果说作者对于小主人公“我”是工笔细描的话，那么对于哈娜形象的刻画就是写意的手法。对这个人物客观描述不多，她的形象主要是缘自“我”的观察与表述。她高高在上、自带光芒，这样的形象均来自女孩子的描述和勾勒，有很多虚构的、理想化的不真实成分。在女孩子的眼里，哈娜是天使般的人物，她美丽、大度、高贵，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是完美的化身。在她面前，“我”只能自惭形秽，她吸走了我的朋友，处处都胜“我”一头，哈娜的形象是女孩虚构想象出来的一个“神”。“我知道哈娜有病，也看到了她的养母，就是不想去一探究竟，不是不能，而是不想去探究她的身世和处境，让她始终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位置，保留着那种神秘感，即使她去世后也不想揭开这层面纱。其实，主人公的这种心理很有典型意义，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和文中的“我”同样的心理。那就是自欺欺人。作者这样处理，也揭示了人性的一种悲哀。

另外，《焰火》也是一部心理小说，小说最后两章的设置，如果是从故事出发，写到哈娜不幸去世，故事也就结束了。但作者的重点不是写故事，而是写心理，作者又用了整整两章来写哈娜对于“我”、对于全班同学、对于沈振宇终生的影响，比如，全班同学心照不宣地为哈娜保留着座位，就像她没有去世一样。比如，多年后，老同学聚餐，哈娜依然是大家心中的一个“结”，特别是对于深深爱着哈娜的沈振宇。

如果说整个作品都是直面、感性地抒写易伤易碎的青春故事和青春情感的话，后两章则是一种对已经逝去的青春的理性审视。一是哈娜对“我”及对他人的影响。哈娜在人们心中是永生的，特别是在我心中，只要有一个相应的触点，哈娜就会款款地走过来，她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青春的符号，影响人的一生。二是对哈娜本身的理性审视。“如果哈娜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她能够让寄居在她身体里的天使长到多大？”还有她和沈振宇的感情，真的就能永恒不变吗？这是作者的诘问，也是作者对于青春的思考。它从反面阐释了青春的可贵与易逝。三是对哈娜到单亲家庭孩子的成长，“假如误入歧途的孩子，其心理动机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破碎的家庭，那么，哈娜是不是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坠落呢？”总之，正因为有了这两章，大大提升了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感染力。它摆脱了一个浮浅故事的窠臼，真正迈向深层的、有内涵、有韵味的艺术高峰。



说也对此一前提作了充分的铺垫，包括陈土豆身边还有不少好邻居和好伙伴，如三愣爷、张春妮等，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帮助下，陈土豆才有可能撑起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小说既不回避留守现象带来的问题，又把侧重点放在积极、乐观克服困难上，展现出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谢华良是一位贴心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知道应该以什么方式将真实的社会现实告诉儿童读者们，他知道儿童们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阳光和温暖。《陈土豆的红灯笼》就是一部充满阳光和温暖的小说。